

# 汲县建置沿革浅识

梁 振 亚

汲县位于豫北平原，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从我县东、西乡发现的板桥、河洼两处仰韶文化遗址证明，七千年前已有我们的先人在这里从事生产活动。

汲县因何而得名？现有两说：一是元朝传为古时曲里村（今属孙杏村乡）有一泉，泉水流出形成了一条小河，名为汲水。河水流向东北一个村庄，此村即因名为汲（今汲城村）。战国置汲邑，汉初建汲县，治所均在该村。后来，曲里村有人用锅盖住了泉口，汲水断流而被湮没了。另一种说法是从“汲水”二字的字意来解释，从井中提水上来称汲水。近年来在汲城村发掘出几口用陶瓷筒砌成的水井，据认为是战国井。魏称该村为汲邑，即因当时该村掘井汲水较盛行而得名。以上两说均有待进一步考证、核实，现尚难以作出定论。

汲地在殷商前属冀州，商纣时为京畿牧野之地。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纣曾在此（今县城区）陈兵筑阵，所以古称为陈城（古时陈与阵同）。周初，武王分封纣都京畿附近为邶、鄘、卫三国，邶在朝歌以北，卫在朝歌以东，鄘在朝歌以南，汲属鄘，今汲县城东北5公里的倪湾村即古鄘城。

周成王四年，邶、鄘合并于卫。汲改属卫。卫所辖地多在古黄河以东，今滑、浚县及濮阳一带，汲县位于古黄河以

西。卫文公八年，汲地已成了晋国的疆土。卫文公之子成公即位后，于六年冬，卫都又东迁至帝丘（今濮阳），传六世至卫灵公。孔子于卫灵公38年首次来卫，后曾由卫都经长垣的蒲、匡往返于陈、蔡间。卫灵公又传八世至卫慎公39年，晋静公二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汲地改属魏，此时已有汲邑之称。魏景湣王三年（秦王政七年），秦攻占了汲，汲改属于秦。

秦王政26年，秦统一六国，汲属秦河内郡。秦末，楚、汉相争，楚王项羽封其部将司马卬为殷王于河内，都朝歌，汲属殷。汉高帝二年开始建汲县，县治在今汲城村，仍属河内郡（郡治在怀）。汉高帝11年，封公上不害为汲绍侯（亦称终侯）于汲县，国名汲，延嗣三世近60年。东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县令崔瑗在汲邑筑县城（即今汲城村）。

三国时，汲属曹魏朝歌郡，郡治在卫县（今浚县卫贤集）。晋泰始二年设汲郡，郡治在汲县（今汲城村）。

南北朝时，北魏迁汲郡治于枋头（今浚县枋城村）。东魏时，汲县（县治在汲城村）属司州（州治在邺城）汲郡（治在枋头），这是正式的隶属建制。兴和二年夏，西魏行台宫延和，陕州刺史宫元庆，率部分民众来归顺东魏，东魏在汲县的陈城（今县城区）侨置义州安置他们。义州辖七郡十九县（其中有：五城郡、泰宁郡、新安郡、滏池郡、恒农郡、宜阳郡，每郡辖三个县，另有金门郡辖一个县）。北齐时改义州为伍城郡。北周时又改伍城郡为伍城县，县治在陈城。此时，治在汲城的汲县名已不复存在。同时汲郡亦改称卫州，伍城县属卫州。

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复改伍城县为汲县，县治在陈城（即今县城区）。

唐武德元年，曾以汲、新置义州，四年又废，汲县属卫州，州治卫县，贞观元年州治迁汲（今县城区）。《括地志》载“今卫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纣筑也”。因《括地志》是唐太宗的儿子魏王李泰主纂的，所以他所指的“今卫州城”就是贞观年间的卫州城，也就是今汲县城区。

五代及宋汲县属卫州，金属卫州河平军。

元初，合卫州和辉州为卫辉路，路治在汲县。

明朝改卫辉路为卫辉府，府治在汲县。

清朝汲县仍属卫辉府，府治在汲县。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废府设道，汲县属河南省豫北道，后改为河北道，道治在汲县。民国16年废道，汲县属河南省第三行政区，民国37年属第四行政区。

公元1943年5月，汲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山区成立，属太行行署第七专区。1944年11月，成立汲淇县抗日民主政府，属太行行署第五专区。1946年7月改属第三专区。1949年3月复改为汲县，属第五专区。1948年11月7日汲县城解放，在县城区设卫辉市，与汲县同属太行行署第五专区。1949年初改属太行行署第四专区，2月撤销卫辉市并入汲县，属太行行署新乡专区。8月属平原省新乡专区。1952年平原省撤销，改属河南省新乡专区。1983年9月1日改属河南省新乡市。

统观汲县的建置沿革，对汲县曾被赞誉为中土名区和豫北的文化中心，找到了可信的依据。从周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周灭商后，至今三千多年中，经过多次改朝换代，汲曾为侯国及郡、州、路、府、道、市治即近两千年，其中为侯国六十

多年，郡治六百多年，州治七百多年，路治近百年，府治五百多年，道治十余年，解放后曾一度设卫辉市。旧府、县志及《文献通考》等史书中曾盛赞汲县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北通燕赵，南走京洛，河山之间一都会也”。“东接齐鲁，西控三晋，南襟汴洛，北拱京畿，众水汇流，环带城隅，群山列屏，通道八省，两河之要地，中土之名区也”。这是汲县建置沿革反映的一大特点。由于这一特点的存在，就给汲县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繁荣昌盛的有利条件。至今汲县城仍存有旧府、县学、衙署及王府的楼台等遗迹。汲县兴学早、办学多，因而知名人士较多。查历史人物传记，汲县确曾出过不少全国闻名，举足轻重的人物，如：辅佐周武王伐纣的吕尚（即姜尚、姜太公），是汲县太公泉乡吕村人，初经商，后事纣，多年来往于汲县、朝歌之间，后因避纣乱曾隐居于东海，事周时被尊为“尚父”。汉光武帝时，南阳太守杜诗亦是汲人，为官清正，创制水排，发展生产，深受南阳百姓的爱戴，被尊称为“杜母”。五代后周世宗以汲人魏仁博才智过人，欲任魏为宰相，朝人以魏未经过科举考试为由，上疏谏阻，周世宗重魏有真才实学，力排众议，任魏做了周的宰相。元朝时汲人王恽，曾任翰林学士，纂《秋涧文集大全》一百卷，其中《承华事略》二十卷，深受元帝赞赏，曾令在宫廷皇族中传读。他还著有《汲郡图志》15卷，是汲县最早的志书，可惜现已散失无存了。再如清末进士李时灿，曾在河南许多县设帐讲学，被誉为河南的大儒，他亦曾主纂《汲县志》二十卷，现仅存有八卷。建国初期任河南省副省长，并曾任过河南大学教授、校长的全国著名文、史学家、哲学家嵇文甫也是汲县太公泉乡吕村人。

---

除了上述有转载入史册的名人外，据近几年统计，汲县在祖国各地从事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中，任教授、讲师、工程师、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及相当于县团以上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就有千余人，这是汲县的一大荣誉，也是汲县文化发达、人才众多的有力证明。



# 古城新生

张玉才 李宪华

1948年11月7日，是汲县解放日，至今已近四十年了，回顾一下汲县解放的过程，对汲县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948年秋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决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11月上旬，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淮海战役方兴未艾，平津战役正厉兵秣马积极准备。河南省的洛阳、开封、郑州相继解放后，盘据在豫北新乡、安阳、汲县等地的国民党军已成了瓮中之鳖。

当时驻守在汲县城关的国民党部队有：河南省保安一旅三团，团长黄冠卿，团部设于城内道西街，主要防守德南、德北街和南、北马市街、北阁门、西阁门等处；汲、淇、浚三县指挥部，指挥官宋文生，驻扎在华新纱厂；汲县保安团，团长由县长郭星章兼任，副团长扈俊峰，其主力驻守在城内，李文同分队和香泉、比干、乐天三乡指挥部驻华新纱厂，士林、汲城、山彪三乡指挥部驻防沿淀街，负责守卫小南门。国民党军总兵力两千余人。

至1948年，汲县除城关外，周围四乡已成解放区，尤其西北乡山区解放更早。

10月下旬，中共汲县委宣传部长陈文书、汲县城工部长李自如，在地处汲县解放区前沿的大双村，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部署关于配合我军解放汲县城的准备工作。会上，

李自如、陈文书指示解放区的地方武装要迅速将活动范围向敌占区发展，同时，还对如何发动解放区军民在人力、物力等方面支援我军解放汲县城做了具体部署，并对敌占区我地下工作人员、情报人员布置了具体任务，让他们随时掌握城内敌军的情况，积极做好策动敌军的起义工作。

我太行军区豫北情报站汲县分站的地下情报人员，接到任务后，摸清了汲县守敌的城防工事设施，绘制出城防工事的平面图和各处防御工事的构造。同时，还通过内部关系，获得了敌保安司令部关于城防军事部署的命令抄件，为我军解放汲县城提供了准确的情报，并做好了守卫纱厂的敌保安团分队长李文同的政治工作，动员其临战起义。

11月5日，我军发起对汲县城的攻击，其兵力部署为：华北人民解放军第14纵队一部担任阻击可能从新乡出援的敌军，其余部队从城南攻击；冀鲁豫四分区的六、七两个团，在司令员张公干率领下，攻击华新纱厂；太行军区49团和汲县独立营，从火车站方面向东迂回，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是日晚，冀鲁豫四分区的两个团从延津出发，星夜直奔汲县，午夜抵达华新纱厂，侦察分队随即将敌岗楼上的哨兵歼灭，部队直逼纱厂大门。敌保安团分队长李文同发现我军已到，在我地下工作人员配合下，打开大门，迎接我军。接着，香泉、比干、乐天三乡指挥部的指挥官张逸民也率部投诚。我军顺利占领华新纱厂，打乱了敌军的防卫部署。

同时，我14纵队在副司令员石志本同志指挥下，从城南攻击，因护城河水深河宽而受阻。在沿淀小南门与敌展开了激烈战斗，持续到翌日凌晨，我军停止进攻。

11月6日上午，守城敌军仍负隅顽抗，省保安三团团长

黄冠卿召开紧急防务会议，调整军事部署。命汲县保安团第三大队调防沿淀街小南门，以加强西线；命原防守小南门的士林、汲城、山彪三乡指挥部到德北街，以增加北线兵力。

6日下午，我太行军区49团抵达火车站一线。从而，形成了对汲县城的全面包围。

是日晚，敌军发现守城已无可能，省保安三团团长黄冠卿，下达了弃城突围的命令。保安三团一部乘黑夜由北阁门绕路从唐岗吕祖阁以东，穿过铁路，经薛屯一带逃往新乡。汲县保安团逃至火车站时，遭到我太行49团和汲县独立营的迎头痛击，除伤亡外，大部被俘。

11月7日凌晨，我人民解放军14纵队进入汲县城，各攻城部队胜利会师，宣告了汲县城的解放。是日，太行五专署专员李毅之、五地委组织部长李伟、五分区司令员陶国清等先后进驻汲县城。不久汲县县委、县政府也从山区迁入城内，汲县古城从此获得了新生。



# 购买敌人武器 壮大人民武装

陈景秋整理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当时我县山区、半山区已建立了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县人民政府设在小店河，前方办事处和城市工作部进驻解放区前沿——塔岗村。国民党23师及地方反动势力盘据在县城。敌我斗争的形势，基本上以平汉铁路为界，铁路以西是解放区、半解放区；铁路以东为敌占区。形成了铁路两侧对峙的斗争局面。我太行独立49团配合县大队、民兵经常向敌人主动出击，扒铁路，割电线，袭击敌人据点。县城内地下党组织也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共产党员宋文珍以北马头村伪保长的身份做掩护开展对敌斗争，地下工作人员王嘉禄以德胜镇副镇长的身份做掩护，收集敌情，传递情报，林元兴和付银亭利用做生意，开赌场，招引国民党官兵，借以拉关系交朋友，探听敌情。

1946年秋天，林元兴通过赌场结交了国民党23师的一个排长（四川人）和师部的刘参谋（河南省西峡县人），在交往中得知23师师长黄子华打算出卖一些编余隐瞒下来的马克沁重机枪等武器弹药。得到这一情报后，林元兴、宋文珍二人秘密到塔岗村向县长兼城工部长李自如进行了汇报。李自如又同县委书记赵抱一、太行49团政委周泉、参谋长米志高共同研究决定购买武器事宜，选派49团侦察连长崔玉

和，先到县城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进一步摸清情况，然后研究具体实施办法。崔玉和由于是本地人又因工作关系，不断潜入城里搞侦察活动，与城内地下党员宋文珍、宋文禄、高荣光、石中金及德胜镇副镇长王嘉禄、纱厂黄色工会的石成玉、桥北方家药铺的付银亭等都有联系，他进城工作的有利条件很多，必要时可以多方求助。崔玉和接受任务后，即同前方办事处主任王宝坤、团侦察参谋武艺等周密计划，于农历8月初，崔化装成阔商人，趁黑夜出塔岗村由比干庙南边，跨过铁路直奔北马头宋文禄家，简要了解情况后，由宋文禄划小船送过卫河，潜入纱厂工房石成玉家。第二天清早，崔玉和只身到桥北西街口，同石中金认真研究了情况。石又引崔到林元兴家，借赌博作掩护与林元兴等人进一步分析研究情况及应采取的策略后，崔玉和连夜返回塔岗村，向米参谋长汇报了情况，米参谋长批准了行动方案，并指示供给处长张化南准备烟土，以备应酬之用。崔玉和二次进城，将烟土放在石成玉家，即同石中金、林元兴、付银亭等到北马市街一姓牛的家，以打麻将牌为名，与应约在赌场的敌师部刘参谋会面，刘参谋见崔玉和一身阔商人打扮，开口便问：“带有黑砖(指大烟土)吗？”崔玉和点点头答：“有。”刘参谋又问：“是赌博的，还是做生意的？”崔答：“我是生意人，想换点需要的东西，这一包可做为见面礼送给朋友。”刘参谋听说可以捞取好处就高兴地说：“请崔掌柜下午随我一块到师部再谈谈。”下午崔玉和带上烟土，随刘参谋到师部会见师长黄子华，在师长住室崔玉和将烟土交出，黄一见烟土就喜出望外，当即便烧烟品尝，连说：“好，好，味道正，是好货！希望再拿些来，咱们的生意问题，可同刘参谋

商量着办。”以后，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半个多月的反复协商，终于达成了协议。用烟土、粮食换取23师的两挺马克沁重机枪，二十多支汉阳造步枪，两支德国造驳壳枪和部分弹药等军用物资。交货地点，双方选定在杨井、庄和两村之间的一块坟地里。交接时我方由49团侦察参谋武艺带一个加强排作掩护，敌23师由刘参谋带一个排护送。事后的一个傍晚，双方部队远离交接现场布置警戒，由接交人员在坟地里顺利完成了交接。

购买的武器弹药，很快装备了太行独立49团，大大增强了战斗力，在反击敌85军大“扫荡”及以后的战斗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李自如、崔玉和、林元兴等同志的回忆整理）



## 徐世昌的祖籍考

张 衡 轩

徐世昌字菊人，官僚世家出身。他祖籍浙江鄞县（宁波），明朝末叶，因其祖携眷在京供职，久居于京、津。至清道光年间，其高祖徐印川住于豫，初居于汴，后由其高祖母率孙辈移居豫北之汲县（清朝卫辉府），因后裔繁衍，分别在开封、汲县两地落户并各有坟茔，汲县的徐家坟就有四处，乡间既有田产，城内亦有房产，传至徐世昌本身，徐家在汲居住已六、七十年。徐世昌于1855年（清咸丰8年）生于汲县前曹营街四号后院西屋，因生于卫辉，幼时乳名卫生。该院原为曹安侯的住宅（曹曾在京汉铁路工作，早故去）徐曹两家有姻亲关系，曹安侯生前常对人谈徐之出生地，事颇确凿。以后徐世昌离开汲县，在外居官，他长期寓天津而未来汲县。在他任北洋政府国务卿和大总统时，汲县城内贡院街仍住有他的四婶母及其堂弟徐世芳一家（徐世芳排行第七，人们多称徐老七）。

徐世昌的继室席夫人，辉县人，因之徐在辉县建有房产一处，作为别墅，取名水竹邨。徐世昌善于书法、绘画，喜画野菊，写一笔苏体（苏东坡）字，曾以“石门山人”为笔名，后来他改攻写草书，他的许多书法作品，署名“水竹邨人”。

1917年北洋政府在汲县用投标办法拍卖官产，徐家由徐

世芳出名购买贡院街西头原参将衙门旧址一处，所需款项由以徐世昌为首的昆仲集资，改建徐家祠堂，1921年正式建成。从此，汲县既有徐世昌家房产田园，又有祖茔家祠。

徐家祠堂（现在为汲师附小）的院落宽敞，建筑坚固，前院建有石坊一座，上面横额题“东海世家”，两侧石柱上刻有如下对联：“亭育托燕畿佳气常浮白云观；宗支分卫水清波远溯绕湖桥。”前院西侧有一碑亭，碑文是创建汲县徐氏家祠记，由徐世昌撰文并书写，其全文如下：

吾家自明季由浙江鄞县之绕湖桥北迁大兴，嗣后迁移天津，遂占籍焉。道光间高祖印川公筮仕河南，至今居汴、居卫已数世，与土著无异。当我高祖在位时，曾祖新庵公官湖南寻卒。其后，高祖母朱太夫人率先伯祖以次居于卫之汲县。叔曾祖笑轩公，官河南、陕西，伯祖汉卿公，祖考笔珊公，叔祖晓沧公、铁珊公，官河南，官安徽。室家则或居汲或居开封，六、七十年来迄未久离于卫。伯曾祖兰生公之少子叔祖字来公入杞县籍，成进士。卫之顿坊店，唐岗乾隆庙，张氏屯（现为延津县），开封之大花园，则皆有先茔在焉。近且于汲于辉，分建屋宇，买田耕种，守庐墓，长子孙，与乡里父老子弟各相契合，俨有乡梓敬恭之义。我先人之官声行谊，父老子弟得之于闾巷传述者，类能道之。谓为德泽深厚，流荫后嗣，矚眄于我族姓者甚厚。而我之族姓，固将长为卫人，其所以绵祖德裕后昆，以传衍于无穷者可不深长思哉？今与诸弟世光，世钢，世芳，世襄，世章公筹议于汲县城内建立家

祠，由我曾祖以下子孙世世奉守。所有出资购地、建祠宇、筹备祭田，均分别详载章程，俾后子孙有所稽考，有所遵守。为此，亦仅籍祖宗享祀之备，以明宗法，敦爱敬而已。江南大族每于宗祠附设义庄义塾，凡族中贫乏之周卹，子弟之教育等事靡不备。而纂记谱牒，管理祠产及族人贤不肖之劝惩，皆由族中长老之公正者，公举一人董其事。族规之善，足以补官治之所不及。余窃闻而慕之。若能即此而渐事推扩，以臻美备是，则余宗族后世子孙，同有之责也。勉夫！

民国十年十月世昌谨撰并书

根据徐世昌亲手撰写的碑文及徐家后代人的言传，证明徐世昌家族在汲县繁衍数世无疑。



# 袁世凯在卫辉

耿玉儒

汲县（卫辉）城西关北马市街路东，有袁世凯寓所旧址，是袁罢政以后隐居的地方，现为城关镇政府所在地。袁世凯居此虽不足一年，却是他以屈求伸，东山再起之地。

光绪、慈禧去世，溥仪三岁继立皇位。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代行皇帝理朝，载沣是光绪的胞弟，戊戌政变后即怀杀袁替兄报仇之心。宣统登基，袁世凯极为不满，并说：“自古立幼主，必亡国。”载沣闻而落泪，新仇旧恨迸发，取出天子宝剑要立斩袁世凯，军机大臣张之洞（张的女儿和袁的长子袁克定联姻）忙跪下求情说：“国家遭逢大故，不宜诛戮旧臣。”载沣把宝剑收起，说：“死罪可免，贬家为民，不能在朝。”袁世凯坐东洋马车星夜出京，于光绪34年10月下旬一天夜里来到卫辉（当时参加欢迎袁世凯的付金生今仍健在，年89岁），居之袁宅。袁宅房百余间，规模宏敞，为一并三座院，一中院，两跨院，每个院落有五进小院，前后穿堂相通，每院四面瓦房，后有花园，共占地四亩。院后通马神庙坑，自然景观甚佳。此宅原为刘小五开当典处。袁未罢政前托何兰芬（汲县严光街人）为其购置了此院，始称袁宅。

袁世凯驻足汲县后，县里名士李敏修（进士）、王锡彤（拔贡）于宣统元年元月初四日谒袁宫太保于马市街寓邸，

当时在座的有袁府幕友谢仲琴及其族弟袁勉堂。仲琴自在朝鲜即参戎幕，至老不受褒奖，成为修洁之士。勉堂老成敦厚，袁族之贤，因通医术，故而独自随袁世凯至卫辉。据王锡彤回忆，当时“袁公方五十一岁，须发尽白，俨然六、七十岁唯两目炯炯，精光射人”（王锡彤：《浮生梦影》）。当时帝、后新薨，清主溥仪为第十世皇帝，因是祖醇贤亲王奕环宣成皇帝之第七子，故号称宣帝，明告国人以承宣宗之统，犹之光绪谓道光之绪的意思。正值国恤期间，他们彼此均不剃发，故气氛十分黯然。事先约定，晤见时不谈国事，寒暄毕，遂谈及实业，袁世凯兴趣非常浓厚。

九日，鹿邑王肖庭，放江西饶州府知府，出京过卫辉谒袁世凯，王肖庭与李敏修、王锡彤为同窗好友，李、王偕王肖庭在汲县周旋七日。袁世凯告诉他们：“官可不作，实业不能不办。”因力言实业关系国家兴衰之至。袁世凯征求王肖庭的看法：“同乡中有知识才具能办实业者乎？”肖庭说：“王锡彤槩槩大才也。”袁说：“恐不肯助我耳，君为我招之。”在王肖庭的力荐下，王锡彤从此参加了袁世凯所创建的北京自来水公司、唐山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的管理和领导，协同北洋财政总长周学熙，进一步开办了华北地区纺织、面粉、水泥、煤炭、钢铁工业，担任了中国实业协会副会长。

袁世凯寓居卫辉时，潜心研究经史，与李敏修、王锡彤相从甚密。李、王不断到袁邸为其讲经，共同讨论古今中外历史兴衰和安邦治国之策。袁对《三国演义》兴趣尤浓，爱不释手。在他们对奕时，往往兼及讨论三国演义中运筹帷幄的故事。袁世凯在卫辉结识朋友很多，如吴庆桐（后被

荐任南阳镇守使）、王锡龄（后被荐任洛阳知事）、何兰芬（任北京崇文门总督）、李敏修（清政府刑部主事、北洋政府参议院、众议院议员）、王江洲（清政府礼部主事）、顾玉卫（与曹锟结拜为友，在奉军任职）、徐世光（北洋政府总统府参事）、梁宪清（袁府内务总管）、冯培德（轿夫班头）等，这些汲县籍人士中，大部分效力袁世凯矢志不移。

1909年秋，彰德（安阳）洹上村袁府筑就，袁世凯携眷移去。汲县袁邸作为军界行宫。不过，袁依然不断往来于卫辉、辉县和彰德居住。1911年武昌首义，袁世凯被清政府重新启用。清皇族内阁解体，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组织“责任内阁”，清政府的军政大权落入袁世凯手中。袁世凯出山回京后，在汲县又招收了一批录书、马弁、童仆、轿夫、警卫、伙夫、奶妈及建筑人员带进京都。

1918年6月4日，袁世凯逝世三周年时，其家属专程来卫辉袁邸操办。当时，北京《晨报》以醒目标题《项城逝世三周年之卫辉》详加报道说：“本月六号为袁项城逝世三年大祥周祭之期，兹闻项城家属已在卫辉准备一切。连日政界中要人及项城故旧与一切有关系者，均已陆续出京，前往卫辉矣。”

袁世凯罢政后，不回原籍项城而到卫辉，一因其母丧殡入坟时，袁受到家族侮辱，闹起同族纠纷。二因卫辉民情淳朴，文气浓厚，交通方便，利于交结社会名人志士，有益东山再起。